

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

进化认识论

(德) 福尔迈 著

BR17/72

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



[德] 福尔迈 著

舒远招 译 杨祖陶 校

进化认识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进化认识论

〔德〕福尔迈 著

舒远招 译

杨祖陶 校

武汉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化认识论/(德)福尔迈(Gehard Vollmer)著;舒远招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12

ISBN 7-307-01890-x

I. 进...

I. ①福... ②舒...

II. ①进化认识论 ②认识论—发展史

IV. B516.59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92千字 印数:1—800

ISBN 7-307-01890-x/B·38 定价:9.80元

2F90/12

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

湖北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编

学术顾问: 张世英 (Zhang shiying)
梁志学 (Liang Zhixue)
杨祖陶 (Yang Zutao)
张传湘 (Zhang Chuanxiang)
刘简言 (Liu Jianyan)
Heribert Boeder (别德尔)
Johnny Erling (埃林)
邓晓芒 (Deng Xiaomang)
宋祖良 (Song Zuliang)
主 编: 江 畅 (Jiang Chang)
执行主编: 朱正琳 (Zhu Zhenglin)
舒远招 (Shu Yuanzhao)
邓安庆 (Deng Anqing)
强以华 (Qiang Yihua)
袁力 (Yuan Li)
戴茂堂 (Dai Maotang)
魏敦友 (Wei Dunyou)

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

总 序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伟大的显著标志就是她富于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拥有高度发达的哲学和文化，其思想文化界的巨子有如天穹的群星，璀灿夺目，不可胜数。在国际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在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进一步评介、研究、借鉴德意志思想文化，对于促进中德思想文化交流和经济技术合作，对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和推进民主政治，其意义自不待言。

1986年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创办的《德国哲学》丛刊，为中国人了解德国开辟了一个“窗口”，为中德思想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今天该所又编辑出版《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旨在集中国内对德国哲学、文化有兴趣且有一定研究的学者，对德国哲学、文化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探讨，以洞察其奥秘、领悟其精义。这必将成为我们中国人了解德国的一个新“窗口”，中德思想文化交流的一座新的“桥梁”！

时下学术著作出版之艰难，为众所周知，但我们相信，有湖北大学领导的大力支持、有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同仁的竭尽全力、有我们的国内外朋友和同行专家的热情关怀，有武汉大学出版社

的卓识远见,《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必定能在困境中生存下去,
而且生存得越来越好!

江 畅

1994 年 10 月于武汉

中译本序

杨 祖 陶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认识论专家格哈特·福尔迈 (Gehard Vollmer) 博士、教授的《进化认识论》一书 (1973 年初版) 的问世, 标志着在现代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进化认识论思潮的诞生。这样一部开山之作, 现在由舒远招博士翻译正式出版了。这是我国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研究中一件值得重视和欢迎的事。

福尔迈这部著作的名称“进化认识论”本身就表明了它的主旨是把人类认识能力放在生物进化论的框架, 更具体点说, 就是放在人类种系进化的框架内来研究、理解和说明。这部著作的副标题“在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与科学理论框架中探究人的天赋认识结构”, 一方面表明了它的中心课题是探究人的认识结构的进化的起源及其适应客观现实的可能性的进化的机制; 另一方面表明它的这种探究决不是限于任何一门个别科学的单一研究, 而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 换句话说, 进化认识论实质上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进化认识论》的内容十分广泛, 它涉及到了逻辑学、先验哲学、行为研究、生物进化论、神经生理学、语言科学与语言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科学理论等等方面。这些方面既可以看作是由各门具体的学科进入进化认识论的通道, 又可以看作是进化认识论在各个专门知识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从而《进化认识论》一书就不仅可以看作是对于现代自然科学中有价值的成分的系统的结合, 而且可以看作是运用进化认识论对于各个知识领域中长期悬

而未决或始终没有得到恰当说明的问题的系统的回答。这部著作在力图克服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和把认识的主体性方面的研究纳入到进化的和客观化的轨道上来做出了极其可贵的创造性的尝试。它的主题的重大，见解的新颖和内容的丰富，读者自有体会并会作出自己的评价。关于这些就不用我来罗唆了。在这里，我只想就进化认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和意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在说到生物进化论时，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它对于辩证唯物论哲学的重大意义或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众所周知，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哲学世界观早在1847年（通过《共产党宣言》）就已公诸于世了，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却明确地把1859年（通过《物种起源》）才面世的达尔文进化论规定为辩证唯物论哲学、特别是其辩证自然观产生和形成的自然科学前提之一。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从稍微不同的角度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逻辑学”1813年）还未被应用于生活和社会以前，就被猜测到了。这一思想先公诸社会（1847年），而后被应用于人类（1859年）。"^①列宁在这里指出了近代辩证法发展途程中的三座里程碑：1812—1813年发表的黑格尔的《逻辑学》、1847年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59年发表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断里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在这里我们暂时撇开列宁提到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哲学不谈）的意义在于二点：一方面它是后者的自然科学前提之一，另一方面它又是后者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一种具体运用和光辉证实。

从进化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和意义，我们可以类推到进化认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和意义。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版，第147—148页。

我们知道，在近代哲学史上，康德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人的认识结构在建构科学知识及其对象中的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哲学和认识论领域中从“知识依照对象”到“对象依照知识”的哥白尼式的变革。但是，康德在进行这种研究时，只满足于“独断地”宣称这些认识结构是“先天的”，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先天结构”就完了，而没有、甚至极力回避提出这些认识结构的起源、即究竟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和它们为什么对一切认识主体都同样有效的问題，正是这种情况使康德的认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主观唯心论和怀疑论或不可知论。

为了摆脱康德认识论的困境，康德哲学的后继者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就不能不正面地提出和回答人的认识结构的起源问题和它们对于一切认识主体的同等有效性的根据或机制的问题。黑格尔作为这一哲学运动的集大成者，他明确地认识到了，认识论如不摆脱旧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限制而成为辩证的，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认识论和辩证法不就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无法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題。在黑格尔看来，人的认识结构（作为“纯粹理念”）本身就是一个从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为从自然的最低的阶段（无机物）到最高阶段（从植物、动物到人），再依次经过人类意识、人类社会历史、人类精神生活等领域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直到人类哲学这个最高、最后的阶段，正是在这里作为“纯粹理念”的认识结构对自己的起源、发展和本质达到了完全的“自我认识”。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黑格尔关于这个宏伟发展过程的论述包含着进化论的思想，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和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我们也可说，表明了认识的结构同自然事物的结构和社会历史事物的结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思维与存在的一致采取了唯心主义的颠倒的形式，他的整个论述中又包含着无数的唯心主义的虚构和臆造，从而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黑格尔哲学的科学分析出发，把他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使之站立在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这个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并且摆脱了各式各样的虚构和臆造，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和认识论在马克思这里也和在黑格尔那里一样是同一个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对于人的认识结构的起源和它们对一切认识主体的同等有效性问题的回答依然需要从各个实证科学中获得进一步的充实和确证。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为恩格斯首先注意到了，这表现在他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已经确立的条件下，又明确地提出了要运用作为现代自然科学的进化论的原理，从认识的种系进化的角度出发，对认识结构的各种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回答。他说：现代自然科学，“由于它承认了获得性的遗传，它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个体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例如，那些似乎不言而喻、无需用经验来证明的“数学公理”（我们也可以说，那些对一切认识主体都同样有效的“先天认识结构”）“只是‘积累起来的遗传’的结果。”^①

不仅如此，列宁也不依赖于恩格斯而注意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同恩格斯关于数学公理的上述论断相类似，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点：“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②但是，列宁也同样不满足于这个正确论断的抽象性，因而又提出了一种从经验上、从实证科学中来研究和回答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和认识论在列宁这里，当然也和在黑格尔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24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3页。

和马克思那里一样，是同一个东西）的诸如此类的根本问题的设想。他在《哲学笔记》中列举了“认识论和辩证法应当从中而形成的那些认识领域”：哲学史、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以及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等等，同时还注明，这些领域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史”，甚至应该是“全部知识领域”。^①从这些文字，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列宁这时的确设想过：应当有一门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以认识的种系进化为纲的、综合性的科学。

现在，如果把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那些思想同福尔迈博士关于其“进化认识论”的框架、主题和跨学科的综合性质的规定作一比较，我们就不禁要说，不管福尔迈和进化认识论思潮的其他代表人物是否意识到了，他们实际上是在实现或完成着恩格斯和列宁早已提出来的认识论研究的设想或任务。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恩格斯和列宁所表述的无非是他们所觉察到的认识论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这种客观需要也当然是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而为此领域的专门家所觉察到并通过他们的科学研究而得到某种满足的。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不能忽视生物进化论一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不应当忽视作为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的进化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家们应当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待生物进化论那样来对待进化认识论：一方面把它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自然科学的前提之一，看作是它的普遍性原理之在某一或某些知识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和证实，从中汲取一切有益的科学的東西，以确认、修正、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认识论；另一方面，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9页。译文引自周寒冰的《关于哲学史的（列宁定义）问题》，见陈修斋、肖蓬父主编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页。

要善于看出它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生物学的进化认识论本身所应有的界限，和由于对自身界限的不自觉而必然带来的种种局限或缺陷，如偏重于认识的生物学方面因而忽视了认识的社会属性，过分强调了认识能力的遗传性而忽视了遗传的可变性等等，并且善于探索出纠正、克服和避免这些局限和缺陷的途径和方法。

由于对进化认识论的这种认识，因此，当舒远招在攻博期间向我提出翻译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一书的打算时，我当即予以肯定和极力支持。接着，他又和福尔迈博士直接通信，得到了他的热情的赞许和惠赠的该书新版本（现已出到第5版！）。在翻译过程中，他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遇到的最大困难也许是书中所涉及的大量专门学科的内容和术语，为此他不断地向有关学科的专家和朋友们请教，仔细推敲，四处搜寻恰当的译法，还特别购置了一部难得的《德汉科技词汇大全》。我在校阅时因其译文的忠实可靠和流畅易读而深感欣慰。虽然译稿早已完成，可是迟至今日译者才积攒起足够的资金使之得以问世。我想，在认真研读了这本译著之后，人们定会由衷地认为，这部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是译者对于我国的学术事业，特别是对于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和发展作出的一项有价值的贡献。

作者简介

福尔迈 (Gehard Vollmer) 教授, 自然科学哲学博士, 1943 年 11 月 17 日出生于莱茵河畔的施佩耶尔。他在慕尼黑、柏林和弗赖堡学习过数学、物理学和化学, 作为实习生, 他还在汉堡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厂 (DESY) 工作过。1968 年结束物理学学习, 获大学毕业证书。1971 年在弗赖堡弗吕格 (Siegfried Flügge) 门下以研究有关控制论反馈问题的论文获博士学位, 并且一直在弗赖堡 (到 1975 年为止) 担任理论物理学科学助理研究员。

除从事自然科学活动外, 他还学习哲学和普通语言科学。1971—1972 年, 他作为博士后研究员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邦格 (Mario Bunge) 门下进修一年, 由此激发他研究现代科学理论问题。1974 年, 他以有关进化认识论的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

从 1975 年起, 他在汉诺威大学哲学研究班任教。其研究领域是逻辑学、认识论和科学理论、物理学和生物学基础研究以及自然科学。已婚并有 4 个孩子。自 1981 年起担任哲学与科学基础中心教授, 地址: Otto-Behagel-Straße 10, 6300 Gießen。

中译本据 1987 年第 4 版译出 (1987 S · Hirzel Verlag, Birkenwaldstraße 44, 7000 Stuttgart 1 Printed in Germany), 中译本版权由武汉大学出版社独家所有, 盗版必究。

汉斯·莫尔教授博士序

亲爱的福尔迈博士先生：

我已经以批评的眼光，仔细拜读了您的研究手稿。我很高兴的是，现在，这个本子将成书出版，并得以为许多人所了解，因为尊著不论对自然科学家，还是对哲学家都有意义。您所选择的清晰准确的叙述方式，会使此书对并非初学的大学生也有魅力，而且，我因此衷心希望，它还会给所有不直接同自然研究或哲学打交道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深信，您的工作将会在权威科学家那里受到关注和得到承认。当然，您从不同学科中汇编的这些材料，是为各门学科的专家绝对熟悉的；但是，正是这些材料，会给其他学科的代表提供新的、重要的识见。一旦我们检验人的遗传进化的观念及其结论，那么，您的若干卓见，似乎就是直接的结论。但是，即使对这方面已有所了解的生物学家，也会感谢您清楚地指明了进化认识论的作用范围，感谢您对与此有关的问题作了透彻的处理。

至于哲学家是否会对尊著作出积极反应，我则不敢以类似的确信来作预言。虽然坎贝尔（Campbell）和波普尔（Popper）新近采纳了进化认识论思想，但在我们这儿的哲学讨论中，这个构想的意义和作用，却尚未得到适度的表达。目前，您必须考虑到，有些从事哲学史和先验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会拒绝采纳进化认识论。我自己也再三有这方面的体会：把科学成果（如进化论）引进认识论的讨论中，总是被当作循环推论而受到冷落。已经为老练的自然研究者相当熟悉了的认识与认识理论的交互作用，今天仍受到一些哲学家的怀疑。在这方面，通常对康德（Kant）先验哲学的指责，如我所相信，是没有道理的。今天，具有现实意义

的先验哲学，不能再退回到康德那里，因为我们的知识已经改变了。如果康德今天还活着，他的论证或许会和波普尔的相似。无论怎样，康德很可能不会反对这种见解：认识理论必须尊重从科学学科中获得的认识，尽管在认识论方面尚不存在普遍的一致。简言之，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获得认识，尽管我们（还）没有在所有方面都让人满意的认识理论。可以被引进到某种具有现实意义的认识论和科学理论中的最有意义的精神财富，是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包括人的生物学和科学人类学的“实证知识”。康德也尊重他的时代的实证知识。他对牛顿物理学的估价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康德对遗传进化的观念，是和当时生物学家一样陌生的。

我的一贯目的，是抵制我们大学中哲学与自然研究的不幸分裂。但是，我在这方面一直收效甚微。也许，您已经成功地架设了一座牢固的桥梁。尊著中大方的措辞与——在好的意义上的——恳切的论证方式，比之我的同辈试图用来推翻横在研究班和研究所之间僵死障碍的那类“战斗檄文”，是更好的“调停”手段。

进化认识论在我这儿还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我想就此提到两点，因为我希望在您未来的工作中，能考虑到这些要点。您在尊著中曾提到认知能力是遗传的这个事实，并把它作为这种能力之进化的一个前提。但是，该事实还含有这层意思：某个群体的认知能力的程度，也显示了一种遗传上的可变性，正如我们从形态学和生理学特征出发所了解的。譬如，人类群体的智商，事实上显示了一个分布函数，它是与理论上的期望严格相符的。可见，不存在——就该例子而言——人类的智力；而只有智力在人类群体中的分布函数。我相信，倘若您在更进一步的考虑中，将群体遗传学也包括进去，这可能是很有用处的。也许，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找到进入我经常研究的这个问题的通道：人类各部分群体的认识是否各有不同，倘若不同，这种不同又表现何在和程度如何？如果在基因库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人类各部分群体，就其构成认识能力之根据的每个基因而言是相同的，那会是令人惊

奇的。人们毋宁必须考虑到，人的认识或多或少是有“特殊基因库”的。这一点，我相信对是否存在先天综合判断这个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问题，也有显著的意义。

我还想指出第二个要点。科学认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由此我认为，“认识”还需要通过其他拥有共同“兴趣”的权威人士来验证。认识不仅是可以传达的，而且必须（正如您有理由强调的）首先是可以验证的。通过指出科学的这个社会维度，我想引起您对那种我称之为科学伦理现象的注意。有些人不仅出于“技术兴趣”，而且出于“科学兴趣”研究人和自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用“科学兴趣”来表示科学家的那样一种动机，这动机推动着他，出于对真理的爱好去表述和建立真命题。存在这种真正的科学兴趣吗？或者，它只是文化进化的一种虚构，是对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技术兴趣”的某种动机的重要表达？人们也有可能——当人们的生存得到了肯定——从进化论出发理解这种科学的认识吗？

这里表达的观点，也许在您写第二部大作时会获得意义。我希望，您的第一部著作，《进化认识论》，会赢得许多赞同。但是，我也祝愿您受到批评，这当然不是那种心胸狭窄或颐指气使的、最终对我们毫无用处的批评，而是有助于我们拓宽思想范围，有助于对大量新思想重新加以整理的建设性的批评。

谨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H·莫尔

1974年12月9日，弗赖堡
生物研究所 I



中译本序	(1)
作者简介	(1)
汉斯·莫尔教授博士序	(1)
认识论问题	(1)
A 解答系列	(5)
英国经验主义 (培根, 洛克, 休谟)	(6)
大陆理性主义 (笛卡尔, 莱布尼茨, 康德)	(10)
数学与物理学 (数学, 普通物理学, 马赫, 彭加勒, 爱丁顿, 布里奇曼)	(15)
生物学与心理学 (目的学, 洛伦茨, 皮亚杰, 荣格)	(26)
人类学与语言科学 (列维-斯特劳斯, 维特根斯坦, 沃夫, 乔姆斯基)	(33)
B 认识与现实	(38)
可证实性 (所有科学都是假设性的)	(38)
科学认识的预设 (实在性, 结构, 连续性, 异己意识, 交互作用, 脑功能, 客观性, 启迪性, 可说明性, 思维经济)	(43)
假设实在论	(51)
认识过程	(60)
知觉结构 (颜色、空间、形状知觉)	(67)
认识结构的适合度 (首要问题)	(78)